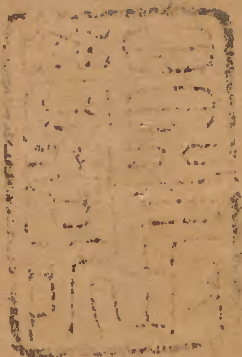


分類近思錄集解

四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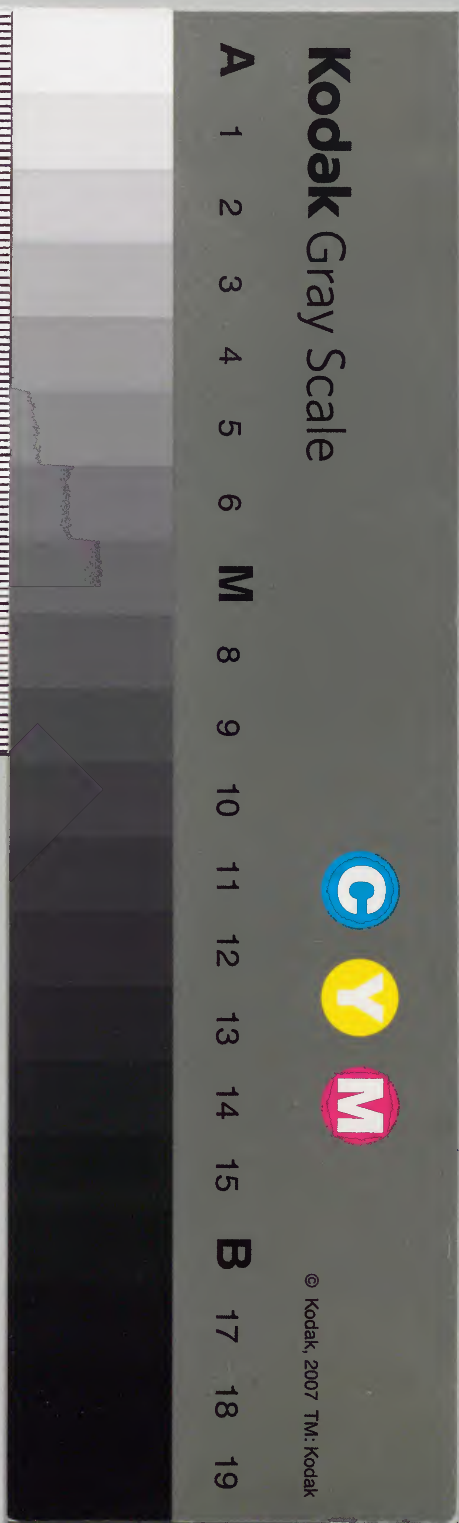


			五二六	漢
		一〇六	〇六	書
四	二	〇	六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五	漢	
函	二	書	
一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66	
冊數	4 (3)		
函號	298	176	

三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四

淺草文庫

建安葉采集進

鷺州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無欲 止欲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
 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
 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
 乎朱解已載性理四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
 動於欲也欲取於情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良
 之道當良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
 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

安良

象傳伊川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欲則無私邪之見耳○朱

子曰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

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

朱子曰外既無

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已之慾矣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

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

也

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奸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不接內慾不

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內慾不萌

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已兩忘內外各定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損欲 寡欲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
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
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
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
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
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
傳伊川元文係五卷克治類天下之事其本皆
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
末流則末勝本華勝實人欲勝天理其害有不
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

未而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 夬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

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
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
以義之不可而決去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
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
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
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
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
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无咎然心
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
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
係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仁之

近思錄 卷之四

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

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橫渠並係元本五卷仁者天理

之公利欲者人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

欲明道一念外馳所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

寡慾二字伊川外無物慾之撓則心境伊川謂

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

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

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耻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

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存養 涵養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

行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威儀見於容貌行義

著於事業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

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伊川願卦

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病身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

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

之於樂目之于色飲食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

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

養意

明道 顛字端伯程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

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于中無所越逸即涵養意 邢和叔言吾曹

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

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邢和叔 伊川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

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

之不完固伊川 聖人無心記事故其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

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

來者不能察也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伊川

厚則行有餘力 涵養吾一明道 心存閑邪則固一矣然

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則心固一矣然

念不必 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

閑也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

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伊川

齊而內嚴肅則 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心自一理自明 遺書徒事問辨而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

加存養口耳之學也

存得更做甚人也

伊川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敬以

涵養詳見一卷敬門

志氣 辭氣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伊川持其志者有所守于

中無暴其氣者無所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戲

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

之一端

橫渠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

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問出辭氣

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

言語順理若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曾子曰出

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王

意度 心馳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

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

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明道著意把捉則心已為之動故愈差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

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

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 司馬子微
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于心可也

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

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馳也

動靜 光明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伊川明道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

時佳興與人同曾中躁擾詎識此意 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為學
係二卷智以靜而明行以靜為主

伊川謂蘇季明曰賢且說靜
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

朱子

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 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

人說 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 復之卦下面一

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 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

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

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

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

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

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 此段

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或曰先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

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

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

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

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

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

非干已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

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良象辭橫渠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

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

明無所用伊川豐初九傳元本係二卷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

如目盲之人動則不知所之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
 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橫渠易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鑒而
 流水不可鑒亦
 亦是理也

自立 剛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
 下萬物（伊川蒙六三爻辭已未能自立則心無所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

立則應酬在我物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
 皆聽命何撓之有
 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
 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橫渠
語錄剛則守之固行之决故足以進於道柔懦委靡必不能有立矣

敬 仁誠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
 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
 無言（伊川孳孳者亶亶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不是但嘿然無言謂其靜而有所存也
 橫渠曰始學之要

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
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

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說則是已不違乎仁後說是仁不違乎已雖似不同其實則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一也

無處

伊川誠實懇至則人無不感遇事有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

謹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
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

在慎獨

明道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

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慾乘之便間斷也

夢驗 操存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伊川朱子曰
鬼與鬼交而

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四

終

近思錄集解卷之五

建安葉采集進

鷺州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已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乾損 益動

濂溪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

過聖人之旨深哉

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

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欲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朱解已載性理四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視聽

言動

伊川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

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

曰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

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

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自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

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

之心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

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人心虛靈應感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

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

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稟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

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

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言箴曰人心

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

則支已肆物忤出時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躁輕肆也妄虛繆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繆則內專一矣樞機曰也機弩

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

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

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致也動箴悖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

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

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

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

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

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

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

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

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謂修於
已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
與聖賢一矣○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

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已則

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

矣明道外書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

亦知是好語慢錄于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君子

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于瞻視亦

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

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容氣其

為人剛行音頂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

仁矣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

終不能深造于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蓋目

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

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

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橫渠心之神寓于

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目畏尖物此事

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

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明道人有目畏尖

物者明道教以室

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
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此

悔吝 忿欲 輕惰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

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

遠而復也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

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

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

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

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

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未能不勉而中

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

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據改故不至於悔乃

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

改以從善而已伊川易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

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未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

改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無咎貞吝

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

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

無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

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

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嚴厲吉且無咎雖自治有功然

非中和之德所以真正之道為可吝也

伊川晉之極有乖中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彖傳先下和終為疵吝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節之九二不

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

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

也

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

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

九二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吝則為私意小智所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

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並明道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罪已責躬不可無然

已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

伊川有過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留愧怍應酬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

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橫渠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矯輕警惰

何暇議人元本係二卷矯輕警惰

弛慢二者為學之大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速輕與惰之謂也

克伐 怨欲 懼 怒矜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

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

憲之問夫子荅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

聖人開示之深也伊川克伐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

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已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

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明道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

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

乙之說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

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麤了諸君便道易此莫

是最難湏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

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物與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

何與焉蓋因是人可有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

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當怒

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已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

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

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

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者若聖

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

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

者已不易得况夫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邪。君子役物小

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

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明道役物者我常定役於

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作好作惡謝子與伊川別

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

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日子細檢點得來病

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

思者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便夸耀別人

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
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愚謂充謝子為己之學則一切外物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人已 省責

明道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己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

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

人者輕也 明道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 聖人責

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明道聖人所謂厚

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 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之道則是薄於

本而厚望於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

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 伊川說見論語○見

誰不可及見人不善唯當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

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橫渠

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 聖人

之責人也常緩便見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元本係十卷

善惡 好惡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

橫渠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善未嘗不知徒好仁

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

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

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

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橫渠

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動心

忍性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

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

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

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

理出來

明道邵康節先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

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至如此則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

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朱子曰動心忍性謂

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

言之易也

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

十一

近思錄 卷之五
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

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

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

尤不可以不勉也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五

近思錄集解卷之六

建安葉采集進

鷺州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齊家盖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事親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盖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伊川易師

六二傳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

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

致敗蠱則子之罪也 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

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 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

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

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

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以

直之資遽為矯拂內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

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

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

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

悔已非善事親也 九爻陽而二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親而過剛

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

祭豈可使人為之 行狀○使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

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

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 事親以順為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

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 事親以順為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

可輕為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

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

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

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所謂病臥於

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

知醫伊川外書

孝悌

伊川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

學非為已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為弟為子者其職在於孝弟而已行之有

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為已之學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

以能盡性至命也日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

說了性命孝悌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

盡性至命伊川所作明道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

人能盡孝弟之道廣而克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如洒掃應對

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

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

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

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即

其末而本已存即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

然今時非無孝弟

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伊川今之

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廣克之以抵作聖之極功

斯干

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

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

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橫渠詩說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以為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

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正家 父母 夫婦

子姪 婿婦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伊川家人卦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

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得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

恩義可篤者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

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

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六三傳相親附猶

骨之於肉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

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

人怨而不服

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

繩治之嚴蓋必正已為本使在我持身謹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于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為切近人無父母

生日當倍悲痛更恐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

者可矣

伊川具慶謂父母俱存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

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

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伊川傳正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媒狎則玩

侮乖离所自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

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

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

心做便是私也

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

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

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

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

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又問視已子與

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是欲視之猶子也

視兄弟之子亦如已子

又問天性自有

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

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
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
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
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
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
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
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
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
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

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
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
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
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聖人所爲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
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
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伊川問孀婦於理似
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
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
也再嫁爲失節又問或

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
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伊餓死事極小所
川惡有甚於死也

二程父母治家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
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
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
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
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

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子任

謂保仕使之入任
諸父謂從父也

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

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
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
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得如賓客先公
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
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
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
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男女

男僕

日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日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卽叱止之曰勿求稱欲長當何如如絮羹調羹也禮不絮羹爲其詳於味也雖

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間旣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伊川文集

二南從始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
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着事向前推不去蓋至
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橫渠詩說宜其
家人而后可以
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
隔礙而不可通行也

葬不酒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

生曰勿陷人於惡

周行已字恭叔臨
喪飲酒非禮也

乳婢利害 謹婢僕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

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

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

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

孰大焉

伊川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婢僕始至本懷

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

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人治朝則德日進入

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

橫渠語錄提掇謂
提起警策之也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六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七

建安葉采集進

鷺州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即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進退

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

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伊川蒙卦彖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為哉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伊川需初九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

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

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在下則勢踈始進則交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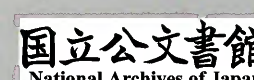
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貞正之守求信愈急人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無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

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

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

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伊川卦之

初為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守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



急夫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

為之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可速不失其時矣

比合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未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此

傳羣然相比而道得所主苟焉為比而非可久邪媚求比而不由正皆不能無咎者也

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

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睽卦六三傳賢者順是理之當固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正道而後合者

操履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小人志在富貴故得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

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

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達而在上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

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

履其素乎伊川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守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

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

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者身

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

亨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

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正矣故象曰弗兼

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為正應然下比

初九苟隨私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

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傳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

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

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處

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

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

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

須漸好伊川

行藏進退趨向

井之九三潔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

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盖剛而不中故切於施

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

在井則已潔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為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舍為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

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

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

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

二與五應上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

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

為之時為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己故辭曰

征士口無咎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

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

新思錄 卷之七 五

也並伊川易傳抱負才業急於有為每不暇謹持所向則是為才業累矣如荀彧之類是也

救時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下乾上

為遯二陰初長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

遯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

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

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為之

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此強

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難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潔身 見幾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

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

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

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

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

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

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伊川

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攘抱道

德進退合義者言也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

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離下坤上

坤地也明入地中傷明也初九傷猶未顯而爻之象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

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

拯隨 位分 止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

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六二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為

已任所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討君子思不

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

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

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艮傳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

之不論其分是不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况踰越常人之止難於分據非所據者又出位之尤者也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

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羞賤之異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

賁其趾舍車而徒

賁傳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賁之初九

所賁在下故為趾為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為羞君子以得行義為榮

安命義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

困卦象曰君子

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裁制而不可違彼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

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獲於窮厄所守亡矣

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

伊川墮獲猶顛躓也

賢者惟知義

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命者窮達天壽

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

之有命謂不可以俾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遂也此言要亦為中人以下者爾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求

必以道不枉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

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欲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

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

義與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已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辨義利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

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爲而爲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天理之公無所爲而爲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

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

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聖人處義不計

其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爲利也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

故便不是伊川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已而已是賊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

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

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橫渠語錄朱子曰人須是

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愚謂真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問邢恕久從先生

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伊川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元文見二卷警戒類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而惟利已則人亦各欲利其已而奪其所利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

其求益之過也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橫渠
孟子說人之歆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籍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

舉業 科舉 賢良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志于此必



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奪志則根

本廢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為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為害才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問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
以免此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
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
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
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

必趨其何以為君子伊川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

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伊川勉習戴記決科之利

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

勢甚少也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

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

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

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

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伊川說見論語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

貧富也漢萊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

起之乃就對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

效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

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

試教官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

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世祿

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

橫渠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

近思錄 卷之七
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接牒覓舉
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風者也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七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八

建安葉采集進

鷺州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
之綱領不可不求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
則舉而措之耳

治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

此章并朱解已全載性理通書家
人睽復無妄章

治道亦

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

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

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

大益小變則小益

明道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
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

然後能救積弊然
要以格君心為本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

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

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

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

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

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

當泰之盛上下安
肆政令舒緩而不

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
亟正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

施為者寬裕而不近詳密而不
疎不迫不踈則

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
慢弛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

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
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

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

自古泰治之世必漸

至於衰替盖由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

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奮發以革其弊也故

曰用馮河

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人情玩肆
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

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為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

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

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伊川易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剛

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治泰之道可成也凡天下至於一

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

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

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

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

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

治天下之大用也伊川易傳天地有間則氣不

情不通而恩義日睽願中有物曰噬嗑噬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解利

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

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

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

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

西南為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

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

意

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

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舉墜修復治道以為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起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伊川易傳張東之等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

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羣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

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煦煦日出微溫之貌禮天子不合圍蓋蒐田之時圍於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

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伊川易

立志 責任 求賢

伊川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

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定民志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

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伊川履卦象曰君子以辨

上下不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治表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

仰之矣

伊川易盟者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初人心精

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為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盟之時則天下之

人莫不誠信其上
顯顯然仰望之矣

王霸

明道先生言於 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

霸者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

言王伯之事有天理人慾之入綱常純駁之辨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

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

側於由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土道本乎

人情之入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回邪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不安之意徑委曲小

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伯矣二者

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

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脩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無非

以誠心而行乎天理伯者假尊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

壤之不侔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偽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寬

慈喚做王嚴酷喚做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蘊矣惟陛下稽先

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

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

治道 治法 治則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
 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
 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
 端而已伊川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
 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
 下明道遺書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為主法固在
 其中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
 先王之
 法矣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
 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
 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

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伊

良豕傳事物各有天然之則聖人非
 能為物作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

法意 教治

明道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關雎詩文王妃妃氏有幽閑正靜之德
 麟趾詩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
 性○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
 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不然
 則為王莽矣橫渠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

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
 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亦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

而已耳正蒙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

本必節已裕民德意孚洽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法立而能守則

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守

故放遠之橫渠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口給

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

紀之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

敬讓而爭自息明道外書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止惡 止盜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

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

道之斯行止之則戰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

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視繁猶簡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

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勢則牙

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

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

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

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

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

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
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伊川易傳聖人所以制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會以御人之謂也

說民 通變 用民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
至正至善者也兌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
天而應乎人若夫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
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

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
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伊川易道出於天

譽出於人干譽則非應人矣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

理濟之終不進而止進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
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
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

而無亂既濟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

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
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
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
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成中丘之類書不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勞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其所以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

輕重矣

伊川經說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天子之辟雍故曰泮宮也闕閉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媒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闕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

為政 舉賢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

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舉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考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
 展其成而奠其價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
 也量五倫合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升斗斛也使人各親其親則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親之道公於天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
 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
 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耳明道仲弓欲
 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
 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小大如
 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綱目

漢唐

本朝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
 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
 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實
 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持
 父子之義有虧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
 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
 可止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王
 璿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割據
 於外閹豎擅專於內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
 馴致五季之極亂也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明道大
 綱謂綱
 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
 其區畫法制畧倣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

學政

橫渠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為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所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

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

伯之假名

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教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慘刻少恩五

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

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

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

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文集適過也問非也用人

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為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

問非有二心也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八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建安葉采集進

鷺州後學周公恕類次

新安吳勉學校閱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難立而治具不容缺
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
功也

禮樂

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

和萬物咸若濂溪朱子曰綱綱上大綱也三綱

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

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入音以宣八方之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

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

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

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

形之而後見其本於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

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

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後世禮

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

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

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

曰縱欲敗度故其声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

其声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

倫愁怨故增悲而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

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

子曰復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

正明道禮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

退讓搏節狀歛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蒲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取拾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進而樂有反為學類元二卷為孝類古

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

禮也禮所以叙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有立也古人有

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

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伊川元文十一卷教

人類歌詠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情性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洪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

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鄭衛之音

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

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

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

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十二卷

學校人才

明道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

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

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勵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致知格物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

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修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教成使為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倣周禮卿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兄選士之法皆

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者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

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伊川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

試補盖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

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為

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待賓吏師

齊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矜式

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為

吏之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

人知所行慕次乃立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元

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

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

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欲量

留一百餘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

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悌之心息其奔趨流

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曰三舍升補之法皆

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

斤思錄 卷之九 五

制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跡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于下長者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人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反得於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

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安定湖學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

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明道遺書凡文

十一卷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陳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筭數如律曆九章之類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

為政也何有明道元文十卷政事類胡安定教

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為事稽古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政之本

論語

師傳

六官

經界

民食

四民

山澤

分數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

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二曰六官

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

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

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并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

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四曰鄉黨

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死日多

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五日貢士

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六曰兵役

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與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

養於學校而六曰兵役

人材多廢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

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

近思錄

卷之九

七

免大 **七日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

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凶歲之備

八日四民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

多恤寡漸爲之 **九日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

業以救之耳 **十曰分數**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

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長養之則有變通長久

之勢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

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

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

十條並錄節本文 **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

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

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

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

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

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

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泥古而不度今之宜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

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是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爲而拯極弊哉

井田 封建 經界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欲立欽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比皆有志未就呂與叔撰橫渠行狀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橫渠語錄周道如砥言其平也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橫渠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欺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刑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肉刑有五刻額曰墨辟

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刑
官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
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必
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

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伊川外書朱子曰律

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
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
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
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詞

兵備 戍役 統軍

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
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

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橫渠好謀而成師出以

必敗無律則必亂非若後世譎詐以為謀酷暴
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

之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

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

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

伊川經說論采薇遣戍役比狄畏

今之防秋也

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

故秋冬易為侵暴

每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

日閉關

伊川復卦彖傳說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

分數明

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

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

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

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

亦能有幾人伊川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中夜

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

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卧帳

中不起有頃遂定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

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恃專則失為下

之道如衛青不敢專誅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故有得中之象

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元文係十

卷臨政處事類

祭祀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

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

堂○自庶人以下皆本注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桃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

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月朔必薦新薦後方食時

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

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

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

祭禰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

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

勿者可使漸知禮義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

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

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

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

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

至也

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

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

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祭

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

獺能祭其性然也

伊川易傳

宗子法

管攝天下人心叔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

是明譜系叔世族立宗子法

伊川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

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

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大宗為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伊川立廟院則人知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遷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

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

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換

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

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

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

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

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

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

順承而無違悖也

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榦正源

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

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

賜之士而命之昨諸侯為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于已建宗廟為祭主

喪葬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

人家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僧設道場捨經造像建塔廟曰為此者城

彌天罪惡必升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

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

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

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春磨卜其宅兆

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卜其宅兆

地也兆瑩域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

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

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决

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

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

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

為貴勢所奪不為耕墾所及伊川本注云一本所謂五患者渠道

路避村落
遠井窰

父子異宮法 會族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則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族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有不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

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

雖同宗祖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使

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相病矣

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

愈貴則愈嚴

一命為士則父子亦異宮愈貴則分制愈密

故異宮猶

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橫渠樂說

凡人家法須月

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常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

須相與為禮

互見前論治

師傳

伊川上疏

先生除崇政殿說書首上此疏

曰三代之時人君必

近思錄

卷之九

十五

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傳傳之德義

傳附保保其身體保安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

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

自消正君養德者本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

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傳保之名而無

之官則道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

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嗜好之

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外適

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今既不設保傳之官則

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

皆使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

時無異於經筵講誦之際對宦官有剪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史

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

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本注遺書又云

其嘗進言欲令止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

時多親宦官女子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

性德

縣令

明道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

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

事長上教民孝悌為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五家為伍五伍為保伍謂

相參比也保請相保任也凡孤坐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

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孤坐而無

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

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

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

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

耻觀此則養民善俗平易忠厚之政可知矣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

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行狀去浮華而務質抑末作而尚本皆敦

本之事也勉其孝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

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

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

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

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

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便於便於民者衆人爲之未免拘礙惟先生
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
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
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
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
夫之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
爲哉
字嘗曰顥常愧此四字
元本係十卷臨政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文
化
章
朱

